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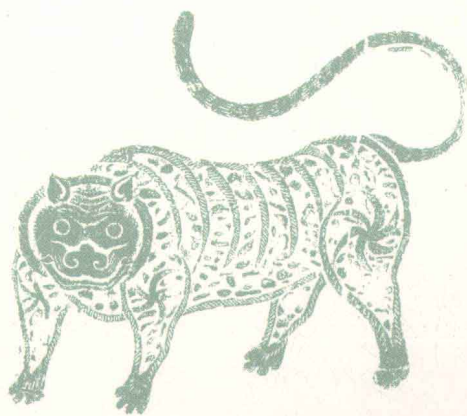


乡村

xiang

笔记

xiangcunbiji



● 卢惠龙 ● 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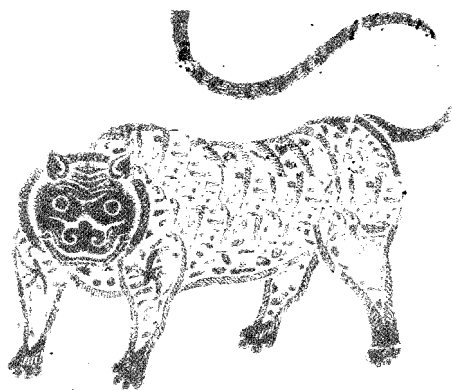
乡村

xiang

笔记

xiangcunbiji

● 卢惠龙 ●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乡村笔记/卢惠龙著. —贵阳:贵州教育出版社,
2010.8

ISBN 978-7-5456-0127-5

I. ①乡… II. ①卢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156884 号

乡村笔记

卢惠龙 著

出版发行 贵州教育出版社

地 址 贵阳市黄山冲路 18 号 A 栋

(电话 0851-8654672 邮编 550004)

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
印张字数 12.375 印张 280 千字

版次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56-0127-5/I·59 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厂址:贵阳市金丰路 5 号 电话:0851-6774152 邮编:550004

怀想家园（代序）

冒了严寒，白发苍苍的余光中，偕夫人，从台湾高雄来到北京，在保利剧院出席为他举办的“乡愁”音乐会。

余光中教授，著作甚丰。他在一篇叫《缪思的左右手》的文章中，自称挥动“缪思的左右手”，右手写诗，左手写散文。我很久以前读过他的《记忆像铁轨一样长》、《青青边愁》几篇散文，曾为他文字之精美而赞叹。后来才知道，他还翻译过《老人与海》、《梵高传》一类名著。早年，梁实秋先生对他就有评价：“诗文双绝”，“其成就之高，一时无两”。他的《乡愁》，则把他的名字留在了最广大人群的记忆里。

《乡愁》是余光中三十七年前写下的名篇：“小时候/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/我在这头/母亲在那头/长大后/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/我在这头/新娘在那头/后来啊/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/我在外头/母亲在里头/而现在/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/我在这头/大陆在那头。”诗人用了四个意象，“邮票”、“船票”、“坟墓”、“海峡”，象征漂泊、隔离、诀别以及恋国思家的乡愁。母子别、夫妻别、生死别、故国别，诗人个人情感得以升华。“小小的”、“窄窄的”、“矮矮的”、“浅浅的”，让人想起李清照的“只恐双溪舴艋舟，载不动，许多愁。”

这首《乡愁》，我以为堪与艾青《我爱这土地》媲美：“为什么/我的眼里/常含泪水？/因为/我对这土地/爱得深沉……”《乡愁》由王洛宾谱曲后，传播就更宽阔了。

余光中的乡情，流淌在他的许多作品中。在《从母亲到外遇》中，他写道：“大陆是母亲……烧我成灰，我的汉魂唐魄仍然萦绕着那一片故土……掉头一去是风吹黑发，回首再来已雪满白头……”这不啻于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游子之痛。在《当我死时》中，他写到：“当我死时，葬我，在长江与黄河之间，枕我的头颅，白发盖着黑土……听两侧，安魂曲起自长江，黄河，两管永生的音乐……”余光中对故土家园的深情，贯穿生命始终。难怪，他有了“乡愁诗人”的盛誉。

对乡情、乡愁、怀乡这个文化母题的书写，在中国源远流长，香火不断。唐人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、晋人陶潜的《归去来兮》、元人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……打动无数游子，唤回沧桑心灵，成为千古绝唱。直到闻一多的《七子之歌》，“母亲，我要回来！”悲愤呐喊，回音共振。

保利音乐会后，余光中接受采访时说，乡愁并不完全是地理概念，还包括历史和文化，是对整个民族悠久历史的怀想。

乡情，是世界性文化符号。一个半世纪前，欧洲的咖啡店星罗棋布，在英伦，欧洲大陆风格的咖啡店却不多见。一位叫丹尼尔·尼古拉斯·泰弗农的法国人，移民伦敦后，发现英伦缺少与欧洲大陆对应的咖啡店，就接连在伦敦的摄政王大街、玻璃厂街、埃尔街开起了皇家咖啡馆。他仿照欧洲大陆咖啡馆的装修，极尽铺张奢华之能事。让欧洲大陆人，那些保皇党人、奥尔良派人，那些逃亡者，在伦敦找到回家的感觉。这里不过是英式的咖啡馆而已，而咖

咖啡馆里朦胧的女神画像，褪色的金色像柱，吸烟者吞吐的烟雾，门外钻进来的雾气以及暗淡的灯光，组成了巴黎塞纳河的左岸暧昧的温情的气韵。是乡情为这位丹尼尔·尼古拉斯·泰弗农带来了灵感，也带来了发财的商机。

以我体会而言，一次，我与美国奥克兰大学人文学院的詹姆斯教授，乘车穿行在我们贵阳这个中等城市的街道上。车经宝山北路，转向北京路时，不算年轻的詹姆斯教授忽然好奇地叫了一声：“假日！”我知道，这是到了两条路交叉口的神奇假日酒店了。假日酒店，是美国酒店品牌，在美国是普遍的，连锁店则遍布世界，而在中国的这个中等城市看到来自家乡的品牌，刺激了这位大学教授的神经，唤起了他的乡情。虽然，“假日”并不与詹姆斯有直接关联，而它引起他对故土文化源的回望与响应。

为什么乡土情结如此根深蒂固？让一代代人总有别样的寄托和绵长的记忆、甚至执著的守望？很可能，一个人故乡生活的时间在生命长度中所占比重很小，过去的，曾经的故乡人，故乡事，却如此融血化骨、缠绕终生？这是人类社会的密码？文化人类学家认为，乡土，是扩大的家庭结构概念，是族体图像的载体，也是一种文化环境情势，是不是这样呢？

目 录

贵阳篇

- 1 贵阳印象
- 5 寻常巷陌
- 10 那是年少时
- 14 城西轶事
- 17 大街小巷
- 20 往事如烟
- 26 邻 居
- 29 乡村笔记
- 33 夜 归
- 36 此情可待成追忆
- 39 逃脱不了的女巫
- 41 街市姑娘
- 52 音乐记忆
- 57 山寨素描
- 61 彪悍之魅
- 64 来去景云山
- 67 凝冻年关
- 71 风雪漫天
- 74 神秘阿嘉莎
- 77 饥饿是一种尖叫
- 80 悠游背街
- 84 那年那月

目 录

- 88 雨丝如期而至
92 花溪,难解之缘
96 市声淡出

黔西南篇

- 99 红纸伞印象
102 也是荷塘
105 又是红袍挂枝时
107 车站小照
110 夜深深
112 牛 王
115 省 亲
118 山里山外
122 一把折叠伞
133 最后一座碾坊
150 酒店里
161 佳 音
170 高高的大青山
181 张之洞与安龙
184 鲁布革启示
255 我遥远的鲁布革

目 录

人物篇

- 260 一捧流不走的细沙
- 268 文化情结
- 272 时代之子
- 278 桑梓情怀
- 283 老人之间
- 287 故人远在他乡
- 292 汉语的寂寞
- 302 个性生存
- 305 坐拥山林
- 308 另类雅致
- 311 谁念西风独自凉
- 314 神 交
- 317 独坐黄昏残
- 323 死者长已矣
- 328 淡 出
- 332 姐姐老了

评论篇

- 336 永远的海明威
- 340 浑厚的现实主义力作
- 348 以现代目光凝望历史
- 353 相去有多远

目 录

- 357 李起超的艺术世界
366 你的生命如此灵动
370 李韧散文印象
373 反叛与匡正
376 又见山花
380 向往回归间
385 后 记

贵阳篇

贵阳印象

来了，去了，又来了。贵阳与我若即若离。

那是一个阴冷的黄昏，我到了贵阳。我是从上海出发，在重庆下船，就随汽车在凉风垭公路上吃力地盘旋。山连着山，一座一座，峰峦俨如威仪棣棣的屏障，乳白色瘴雾在山腰静静低回，蓝天呢，深邃又缥缈。这对在海边出生长大的我是开眼界的。

抵达贵阳后，我们先后在合群路的朱家巷、和平路的虎门巷、富水路的会文巷安顿。我不知道在贵阳是长住，还是暂住。其实，这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从此，贵阳作为我的第二故乡，在我记忆里留存下来。

一个人的城市记忆是多元的。城市作为文化的载体、文化的象征，会很厚重。

贵阳的节气，很丰沛。喷水池那里原来叫铜像台，中心位置是一尊周西成站立的全身铜像。往北叫南京路，往南叫广东街。每逢四月八，我都会看见许多苗族男女来这里“跳场”。男的穿戴厚重，女的穿花戴银。他们拿着芦笙、唢呐、锣鼓、箫笛。铜像台、南京路、广东街一带，张灯结彩，人山人海，水泄不通。这天的公共汽车

是停开的。芦笙呜呜作响，山歌长声吆吆。他们的活动很多，“牵羊”、“赶表”，又唱又跳。这对久居城市的人，是空间的一种延伸，不禁感觉到大山那边的日子原也是炽热、缤纷的。在山里聚族而居的同胞，有他们真实的人世。后来，我在叶圣陶的《蓉桂往返日记》中，看到对贵阳的四月八也有一些记载，与我记忆相吻合。

贵阳的声色，虽说嘈杂，却充当着市民生活的背景。每天早晨，薄雾之中，我悠游于威西门一带去上学。那里有一个偌大的菜市，人头涌涌，叫卖声声。“卖小豆汤豆豉颗四季豆米”的叫卖声特别的嘹亮，尾音特别悠长，自然而亲和。那叫卖的女人，长得俏丽，有人唤她“豆米西施”。我那时对“西施”一说，不甚了了，可我始终记得了这声音。说书也是贵阳声色一种，大街小巷，曾经有许多的茶馆，那里都高高坐着个说书的。说书先生拿了块惊堂木，在喝茶人群中，用地地道道的贵阳话，说《说岳全传》《隋唐演义》，把惊堂木拍得叭叭作响。我溜进去听过，那先生总是在最紧要的关节，戛然而止，来一句“要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”，直让人接不上气。其实，这是一种商业的技艺。贵阳的儿歌要数《月亮光光》最有名，“月亮光光，下河洗衣裳，洗得白白，哥哥穿起上学堂”。其次是《排排坐》，“排排坐，吃果果，你一个，我一个……”这些儿歌，是我舅母教我们唱的，往往是晚上，几个小辈，围坐在她身边，一会儿一首，学得很快。儿歌里看得出那时的贵阳人很朴实，很温顺，也很艰辛。我还去过陈亮乡，也是晚上，那里的人也围着一堆柴火唱山歌，“姐姐门前有棵槐，槐枝槐叶掉下来，风不吹来槐不摆，姐不招手哥不来”，我听得入神，要记下来，一个老者要我别记，他进屋拿了几个本子出来，这就是后来知道的手抄本，竟有几千首之多，我像看见满钵珍宝，着

实惊呆了。流行于民间的语言艺术，与贵阳相倚相生，有凝聚共感的功能，这是让外地人感到陌生的。

贵阳的会馆，给我留下别样的印象。我最初看到街上有四川会馆、广东会馆、湖南会馆、江西会馆、河南会馆的招牌，门面不算大，进深很长，总有些有身份的人进进出出，门口常常停了黄包车，不时还有聚会，有些人的口音不太听得懂。开始不知这会馆为何物。后来才知道就是同乡会。这么说，贵阳有许多四川人、广东人、湖南人、江西人了？细一想，周边的外地人真是不少，我同学中就有来自宁波的、柳州的、潮州的，我还向来自广东的同学，学会几句广东话。其实，包括我，也算不上是贵阳的原住民啊。在和平路的天主教堂那边，我还见过一些外国人，他们是远渡重洋来的。原来，贵阳是如此开放和包容。一个人的生活不是永远静止的，行走是一种过程、一种权力、一种待遇。当时正在流行的一首苏联歌曲这么唱道：人们可以自由走来走去，他们就是祖国的主人。贵阳的街头，在化龙桥、石岭街、双井巷，我也看到不少外来的流浪汉、乞讨者，这是从他们的口音，或者他们面前铺着的求救书判断的，我仿佛看到一种隐忍、一种迷离、一种凉薄、一种惊悸，我莫名其妙地想起瞎子阿炳的一把二胡，兀自在众多城市的阴暗角落响起。

有人说，一个地方的发达，不是看它接待了多少高贵的宾客，而是接纳了多少精神的跋涉者。贵阳曾经有过一所大夏大学，这所大学和贵州人王伯群有关，所以“八一三”之后，它从上海迁来了贵阳，坐落在南明河边的讲武堂，那时，我还没出生呢，后来听人说的，那地方就在现在的教育学院那里。接着还有之江大学、浙江大学、湘雅医学院陆续迁来。在那离乱的日子里，谢六逸、

竺可桢、苏步青这类教授和巴金、闻一多、徐悲鸿这类文学艺术家，先后来到贵阳。巴金还在花溪憩园和萧珊完婚，并在贵阳写了《憩园》。巴金在贵阳中央医院住院治疗鼻子的见闻，进入了他的《第四病室》。这批精神的跋涉者，在这片土地上，他们留下的印记，在精神和文化层面给贵阳以提升。

人在旅途。以后的日子，因南下、西进、三线而来的人就成规模、成建制了。贵阳，被四周的大山庇护。贵阳也山门洞开，怀着善意、敬意，接纳着、安抚着远处迁徙而来的人，让他们安身立命，传宗接代，进而提供了各种舞台。而外来者也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财富。再后来，各地农民蜂涌而来，出没于建设工地、公司大楼、以及人色混杂的餐厅、宾馆、浴室、歌城，贵阳成为他们赖以生、赖以长的一个驿站，他们感受着贵阳，也扮演着重塑贵阳面貌的重要角色。福建同乡会、浙江商城……沸沸扬扬，如火如荼，影响着贵阳的文化性格。

贵阳并不僻远，并不沉寂，并不封闭。贵阳机场还在磊庄那时，就有了人头涌涌、潮水般进出的景象，每天，送走多少黄皮肤、黑眼睛的同胞，他们出去求学，出去考察，也有的出去投亲；每天又迎来多少黄头发、蓝眼珠的朋友，他们来旅游，来寻根，来投资。一个有希望的民族，总是吞吐潮汐，贵阳也一样的。

我少年时随父母来贵阳，别无选择。父母的选择，也自有道理。

况往来，烟波迷离。贵阳的辣子鸡，中国第一，那么，也就世界第一。

寻常巷陌

我的一位同学，曾经和我聊起儿时住过的虎门巷。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童年时光。她呢，就住在虎门巷旁边的另一条小巷，相距很近。我们居然有一些共同的记忆。她嘱我把虎门巷写下来。

其实，虎门巷在贵阳是太普通的一条小巷，那时候，它一头连着和平路，一头连着普陀路。现在两条路的名称，分别改为陕西路和友谊路了。巷子不长，窄窄的，两百多米罢了，这里没有大街那样缤纷的行人。从和平路一拐，就是虎门巷了。巷子的路面，是青石铺成的，一下雨，路面亮亮的，墙根也湿润，长了青苔。巷子两边的木楼，多是一楼一底。屋檐错错落落，屋顶则是一律的青黛。这些木楼没有什么修饰，木门、木柱全是本色，甚至还很陈旧，不知在这里朴实地伫立多少年了。小巷人家，除了有两扇大门外，多数还有两扇腰门。腰门比大门小了许多，底部不到地面，上部高不过人头。腰门造型很讲究，顶部是起伏的曲线，门上还有雕刻的简易图案。有时候，大门是打开的，腰门则是有人进出才开。腰门可能有一点遮蔽作用。每当太阳明晃晃照耀，晒热

的木门有一种隐隐的木味散发，会给人一些想象。

进巷的左面，是“邓皮蛋”家，他家做的皮蛋很有名，用细线勒开，有雪花状的图案呈现，亮晶晶的，很好看。听大人说了许多邓皮蛋的优点，我记不住，只记得它内里那晶莹剔透的样子。我每次路过他家门口，总看见一只白色的猫静静地蹲在神龛下面，一动不动，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再往前走，右边有幢比较高大的砖房，从那里飘出烟叶的味道，很浓。听说这里是生产香烟的，街上卖的“仙花”、“金庙”、“赤兔马”牌的香烟，就来自这里。这个烟厂失火，遭受惨重的损失，那是后话。

那时，我家住在虎门巷十八号。进了巷子以后，往右转，是一个斜坡，一排石级上去，一段平路，又是一排石级，再往右，是一个深宅大院。这个院子是赵家的，住了几户人家，我家是房客。因为父亲和赵家关系悠久，就住进来了。我们一家五口，住了许多间房子，还有一个偌大的花园。房里都是木地板，客房的木窗是向上撑的那种，中间是木雕镂空的图案。晚上，我在屋里，听得到夜雨滴落在瓦檐上的声音，点点滴滴的，随着风，紧一阵，慢一阵，听着雨声入睡，是很安然的。大姐房间窗户打开，可以看见一个安静的花院，这里是赵大爷家。赵大爷中等身材，很富态，听说他舞文弄墨，在北京做过事，是一个有地位的人物。偶尔一次机会，我居然看见《新黔日报》上有一段文字，说赵大爷主张用协商方式解决一切国际争端。我觉得他很了不起，对他产生了一份敬意。

我最喜欢我家住的那个院子，那里有好些绿树和花草，于是就有了蜜蜂，有了知了，有了蝴蝶，也有了爬壁虎。清明时节，院里的梨树，无声无息地开出白色的花瓣，冰清玉洁，如絮如脂，满树都是。雪白的梨花会缤纷

落下，这时，我和梨花相对，像在说话，仿佛是走进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，得到一种原初的浑然。醒目的是墙边的两棵石榴树。四五月，石榴树墨绿油亮的叶子间，长出了许多红宝石似的花骨朵，过了几天，花骨朵竞相开出红红的喇叭花，后来才知道这就是“五月榴火”的诗意。夜里要是风，第二天，就看见树下落了一地的残红。不知不觉中，石榴树居然结了小碗口大小的几十个石榴，它们或独自炫耀在枝头，或成双成对相依在浓阴之间，还有的三个相连挤在绿叶中，青青的，圆圆的，泛着红润的光。每到盛夏，绿叶扶疏，阳光透过绿叶撒下来，光影斑驳，明明灭灭。树间的晾衣绳上，衣裙飘飘，大人在树下乘凉，我和二姐则在衣裙下窜来窜去，疯跑着，“躲猫猫”。院子里，靠墙的上方，还有一排鸽笼，是用木箱改成的，一群灰色的鸽子，飞进飞出，它们会在上空盘旋。我抬起头，眯着眼，看鸽群在蓝天上，流畅地划出道道银色的弧线。晚上，它们归窝了，在里面咕咕叫着，像在争食，又像在打架。这给安静的夜晚，带来一些活气。

平时，家里是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姐姐，父亲在外忙他的事。母亲会抽烟，也会喝酒。她用的酒杯，是一个专用的、可以把酒温热的。她晚饭时喝一点点，舅舅经常来陪她喝。母亲的字写得极好，她在一本书的封面上，用毛笔写下她的名字，标准的颜体，一丝不苟。母亲身体不好，常请老中医袁家矶先生来家号脉、开药。记得，每次袁医生都是坐黄包车来的，他戴了一副宽边眼镜，腋下总夹着一个黑色的皮包，说话恭谦、和蔼。大姐爱唱歌，也学父亲哼戏，我见她爱拿着本厚厚的《大戏考》学戏。我都听熟了那段《卖马》：店主东带过了黄彪马，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。大姐的男朋友常来，他们